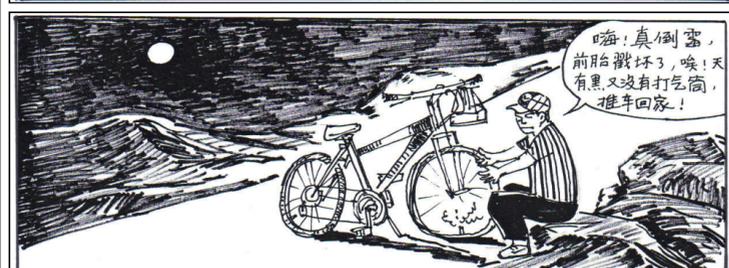




對不起，李先生，我也想不起來該和你談些什麼...

“漂亮”生活

美國夢 (二十七) 仇錫榮 畫



現代過埠新娘

珍尼和防手裂油

■山風

我們都不知道珍尼的中文名字，這一點與公司的中國部同事很不一樣。中國部人員大都是和我是同一個大學裏的留學生，來這裏作部分工，賺些學費，因此我們的名字都是由中文翻譯成英文來念的，只有珍尼是用英文，原因很簡單，她不是留學生，而是嫁到美國來的新娘。

我們大家都沒見過珍尼的丈夫，聽說身材高大，愛打獵，家中收藏有長短槍，我猜想，大概是跟西部牛仔差不多吧。

珍尼的英語說得幾乎沒有口音，她原是國內一所著名的外語學院的學生，身材嬌小，性格開朗，一看就是能和外教打的火熱的那種學生，一問之下，果然她丈夫曾擔任外教，回國時便把珍尼娶了回來。珍尼浪漫小說看多了，原以為美國生活就是住洋房，開汽車的生活，就象天上人間似的舒適，不想，來到西部牛仔的故鄉，原來家家都住洋房，人人都開汽車，不禁有些氣餒，加上丈夫雖可到中國當外教，但回到美國，卻也不是什麼了不起職業的那種，養活珍尼沒問題，但卻也不是富人家，珍尼無奈之下，只好出來工作。

珍尼不象我們這些窮留學生，下了班就急急往學校圖書館跑，做功課，她下了

班，就去逛商店，她有的是時間，遇上我們有聚會，她一定到場，雖然她並不上學，但她也曾在中國的大學作過助教，於是與留學生們之間倒也沒有多少隔閡，只是有時候我們有些好奇，我們能聚在一塊下棋，打牌，聊天吃宵夜，是因為我們都是單身，放假時太過無聊，而珍尼是有家的人，怎會也自由自在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們正熱火朝天地打牌，有人在一旁唱高卡拉OK，不過聽上去倒象鄉村做小買賣的在吆喝生意，突然電話鈴響了，把眾人都嚇了一跳。

“哈羅，請問珍尼在嗎？”電話裏傳來男性的聲音。

“你等等，”接電話的小張說，他是這屋的主人，小張擱下電話，招手要珍尼接電話。

不想珍尼臉色大變，也不作聲，拼命擺手，示意不要讓她聽電話。

“你等等，我找不到她，或讓她回你電話，你的電話號碼？”小張說

“這是她丈夫，在家，”電話那一頭傳來嗡嗡聲，我站在小張身旁，既然也聽見了，掛了電話，大家問珍尼，為何不接電話，珍尼一聽大家問她，眼眶一紅，眼淚竟流下來。

大家一看，不知所措都不作聲了。

“他打我，”珍尼哭著說。大家一聽這話，更不知說什麼好了。“我看大家還是散了吧，”不知誰嘆了一口氣。

“對，散了吧，”立刻有人回應。片刻之間，大家便收拾了自己東西全走散了。連房主人小張也走了，因為不知誰多嘴說了一句：“那老外可是有長短槍數把，要小心他找上門來。”小張一哆嗦也逃難去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珍尼氣定神閑，若無其事一般，也不見臉腫鼻青，估計著沒事，好事者打電話給小張，說：可以回家了。

中午吃飯時，大家閒聊，珍尼突然歎了一口氣說：“想想好沒意思。”

“什麼事？”我問，“是吵架了還是打架？”

“是一盒防手裂的油，”珍尼說，“為一盒防手裂油吵架，我故意出走。”

“什麼油，很貴呀？”

“貴？還不到三元，”珍尼說。

“沒弄錯吧？”我說，“三元錢也會吵架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家那口子負擔家中的日用雜物，我只負擔自用的衣服，化妝用品，”珍尼說。

早知道這兩口子訂過條約，家中日用全歸男的開銷，但凡女用的物件則由珍尼自行負擔，他們沒有共同的銀行戶頭，各人顧各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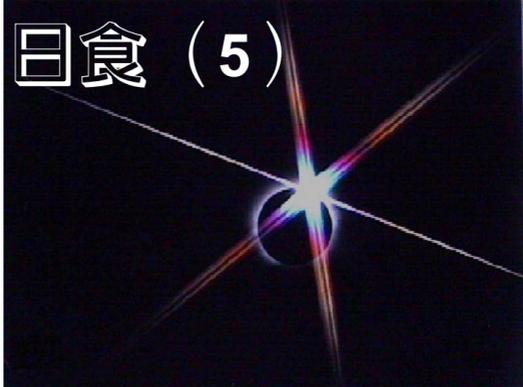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一天，我們一齊到了市場，我要買一盒用來防皮膚乾裂的油，但我先生不肯付錢，說那是化妝品，”珍尼有些生氣地說，“你說那是化妝品嗎？”

我想了想，確實那種油應該算是日用品，畢竟只有勞動人才會需要它，不過它也算是護膚品吧？我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定義它。“這樣你們就吵架？”我問。

“是的，我一氣之下，就跑了出來，兩天沒回家，”珍尼說。怪不得，那天她丈夫在電話中的聲音怪嚇人的，原來珍尼在玩失蹤。沉默了一會，珍尼長歎了一口氣說：

“想來好沒意思，在中國，我好歹也是大學助教，混幾年，也當上講師，如今來到這裏，竟然會為三元錢的護膚油離家出走，”又是一陣沉默。珍尼搖了搖頭，回辦公室去了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我早已離開了大學城，再也沒有珍尼的消息了。



■施璋

(五)

她哼著歌，眼睛因愛情而發亮，不時地探頭去看窗外。樓下有個瘦瘦的青年，正像根細絲瓜般彎著，靠在對面的牆上，望著這邊。王不知道方那麼早就戀愛過，不過他不生氣，反而感激地想到，方是個曾經目光閃閃地戀愛過的女人。

他看著她忙碌地打扮自己，一雙黑皮鞋，跟上磨破了幾道，露出裏面白森森的骨頭。方找來盒鞋油，幹了。她順手放進微波爐裏，王心裏覺得不妥，正在考慮可不可以干涉，二樓窗裏的對話吸引了他。

——你看我們丫頭劃拉這些點點線線的，說明她有數學天賦，以後可以進銀行工作。

——我看不是數學天賦，是繪畫天賦。多好！我本來就該是個藝術家。

——你？也就畫個黑版報。騙上我，算超值回報了。畫畫？都餓死。畢卡索活著時還窮呢。

——那因為他是個男的，嫁不了人。

王正在想那丫頭的將來，想自己該娶個何種職業的女人為妻，就聽到一聲巨響，火苗從三樓竄下。頃刻之間，半幢樓都燒起來。人們叫喊著往樓下沖，樓道上精心堆疊的雜物紛紛倒下，大大阻礙了人們的速度。二樓樓梯口的一架破書架倒下來，連著上

面壘放的煤、雜物、白菜，堆在女孩家門前，堵死了門。

方沖下樓時，聽見裏面拍門的聲音，還有被噶叫的人聲幾乎淹滅的哭喊聲。當她想伸手去搬時，木書架著了火。方被大聲呼喊的人群擁下樓。等出了樓，跟一大群聲音沸騰的鄰居站在一起，面對燃燒的火勢，就更不可能再進去了。

大家面對著火。女孩的哭喊聲竟在火中嘹亮起來，弄得觀火者都十分尷尬。不知誰開始怒罵肇事人，人聲急急忙忙地再次鼎沸起來，女孩的哭聲終於就聽不到了。方悶了會，開始也跟著輕聲罵，先有點忐忑不安，漸漸就理直氣壯。王看見眾人的眼睛都開始石化，一點一點地灰白著，好像被沙漠蠶食的綠洲。

王當然不能讓女孩燒成瞎子，他猶豫了一下終於飛進去，火在他周圍圍涼風一般，這令王沒有立刻逃出去。王抱出女孩，又背出了那對父母。他看著他們睡在星空下，然後被人發現並醒過來。女孩的父母立刻參與眾人的咒罵合唱，女孩則四處看著被火光照亮的夜空，好像是在找王。王欣慰地笑了，離開那個時空。

按照每二年為一單元，王在一個小時內，利用“相對論”去抽看了六趟正在長大的女孩。她一點都不知道自己原本應該是個雙親皆失的瞎眼妹子，因此她找不到值得感恩快樂的事。她整天都在埋怨、惱恨。她的眼睛沒有越來越明亮，反而也和周圍人一樣，漸漸石化。最後一次王去看她時，大驚失色。她正穿著那件黑紗連衣裙，坐在紅房子裏。王生怕看錯，在玻璃窗外趴著看，鼻子壓成個柿餅。女孩像有感應似地回過頭來，竟然和方一模一樣。眼球上的博士倫，還有皮膚下的優質橡皮筋。王嚇得轉頭就跑，街上沒了賣花的女孩，有一間幹花店正要打烊。年老色衰的老姑娘方望了王一眼。王被她的目光定住，看著幹花們都向他齜牙咧嘴。他身後跟著的一串魂兒，嘻哈大笑，亂成一團，意味複雜。方卻只是問了句一買花嗎？（下期續）